

折

獄

新

語

折獄新語卷五

淫姦

昭陽李清映碧甫著 山陰王思任季重

一件大亂事

審得蔡威者寧海縣民也。先因威與親兄蔡榮俱抱無兒之痛。而有蔡繼宗。卽朱良霸。則隨母適榮。遂以兒稱。時威有女行四。故曰四女。而近牽赤繩者。卽以佳兒爲佳婿。奈朱良霸忽患瘋病。威始撫心自悔。而威妻李氏。則素號雌光棍。以善相名適象山縣人謝德周榮。亦謬挾相人之術。浪跡寧

海街頭。豈其目眇心招者。亦從相法中得來。而李氏。臥闥之側。忽爾有客宿寤乎。時良霸方養痾。伊弟良甫家。于是針連線引。因李氏洙及四女。奉化之同逃。有以也。及捕獲後。四女已爲歸巢之燕。而威與李氏。各從輕責治。今威大亂之告。胡爲乎。及召四女面質。則突出新題。忽認爲良甫之妾。豈新婦配參軍。不妨更降一等。而四女亦欲爲公定。隸語耶。必也正名乎。一堂之紛拏安揣。而所可疑者。四女每出一語。必迴眸睨其父母。迨驅威及李氏。

於外而流涕沾襟者始有不敢說之一語矣。總之
此一事也有三奇焉。以兄妹爲比。鴛之棲一奇也。
以母女爲同。鶴之跨二奇也。叔嫂之分久定而忽
化爲小郎之小星又一奇也。謝德周榮徒蔡威杖
四女仍聽朱良霸完聚。

一件活佔事

審得曹文禮所告一詞。真狐搗連翼鬼魅成羣者
也。先因王氏有女三人。次二女。幼新女。而新女之
夫。則文禮耳。夫以婦人恒情論。則拋瓦每憎貌陋。

而○擲○果○偏○憐○年○少○者○此○亦○愛○女○者○所○當○善○為○擇○夫○也○然○此○父○母○事○非○女○子○事○何○王○氏○得○銀○六○兩○竟○以○

七○歲○新○女○許○適○文○禮○時○二○女○以○年○齒○不○類○微○阻○王○

氏○而○王○氏○不○從○茲○入○贅○三○年○矣○家○徒○四○壁○立○頗○類○

長○卿○而○琴○挑○無○韻○床○繞○無○錢○僅○以○傭○工○餬○口○耳○然○

亦○悵○然○於○妾○薄○命○已○耳○夫○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即○

李○相○挑○誘○有○心○乎○何○不○相○逢○未○嫁○時○情○知○是○止○矣○

不○意○王○氏○主○謀○於○內○而○有○痴○兄○范○全○忠○與○嫂○陳○氏○

皆○貪○賄○誘○淫○且○又○有○始○媒○文○禮○今○黨○李○相○之○王○敬○

川令圍打筭而夫方備外婦忽去帷則新女已入
相家爲妾矣及文禮告後相復授意王氏等而問
以新女安在則王氏曰無全忠曰無敬川亦曰無
且出全忠婦陳氏供爲新女而曰是典於文禮者
以羊易牛指鹿爲馬自非二女直云有阿妹在而
新女終爲貯屋之阿嬌矣尤可異者以水落石出
之時爲瀾翻蓬轉之計於是有慣討便宜之嚴大
才復以狂蜂拾恨蝶之芬而柴壽傳言陳四作媒
且有李相腹心又爲嚴大才堂兄嚴東者甘以共

家爲淫穴。而象面新女。又向人作初夜新粧矣。今問大才聘書誰授之。相授之也。大才聘金誰受之。相受之也。以他人三宿之熱鬧爲我數夕之淒涼。相豈忘情新女者。特假文禮大才爲鵲蚌之持。而彼且權爲漁人。睥睨耳。風裏花開能有幾時。而遽作奸徒之闖路。犬不亦愚乎。李相淫毒奸險。本宜僕殺此獠。今僅與朝秦暮楚之王敬川各按律擬徒者。幸也。其悔婚之王氏。范全忠與假媒之柴壽陳四。居停之嚴東。仍各擬杖。嚴大才一杖未足。茲

事合重罰以爲傳粉登場之戒。若里遜王德英等皆迷于李相之一觴而謬遞籍狀指新女爲大才妻者也。合各薄罰以儆黨惡。范新女送往事居一身而三作新人。豈以新女名者固多新也。姑以巾幘徒贖仍斷歸。文禮完聚。至當堂斷歸之際。而揮手頓足絕無飛鳥依人之意。竊爲文禮之抱虎枕蛟嘆也。獨范二女有妹一語。頗有良心。若隨母兄鼓舌。此案幾沉黑海矣。合量行給賞。

一件姦估事

審得胡太源者定海縣淫棍也先因鍾世祿擇不
處仁曾携艾妻陳氏與太源比鄰於是目眦心招
之餘猶恨無階可入而欲結同衾之歡於鶉奔者
且先通連枝之戚於雁行矣只爲兄妹排連因此
魚水難同不意太源反假兄妹以成魚水也時世
祿一家無立錐人耳於是朝饔夕飧之費所銖畀
而絲給者大約有一二兩之多忽一日內假他事
爲世祿罪索其前逋不得則以彼婦償家兄而同
林之鳥忽分飛太源家矣歌胡辭漢曾無戀舊之

情淫牝之髮固不足擢。而太源之下餌以釣何心。藏非金屋。匿類窟室。入籠之陳氏。知不向陽臺夢。世祿也。胡太源姑杖治。陳氏斷令世祿領回。

一件姦佔事

審得何九二者。乃徐戚生同堂姊夫。而顧氏則戚生之妻。今典爲九二妾者是也。夫典妻出子俗之陋也。於斯爲甚。然逐隊終等於萍水。而薦夢不及於瓜葛。則忽典忽贖。亦付此段醜境於浮雲耳。夫九二與顧氏。則姑夫舅婦。而非日汝是何人。我是。

誰也。戚生卽糊口不給。思欲販妻。然可以姑夫作
一並蒂之蓮乎。九二卽無兒自傷。思欲典妾。然可以
舅婦作雙栖之鴛乎。且九二妻徐氏。固宛然在也。
夫姑與弟婦。一等人耳。姑而主母升之上堂。而呼
姑與降階。而呼主母。與弟婦而妾。貶之。匡坐而呼
弟婦。與側立而呼妾。與若魚貫而沐更衣之愛。不
知其如弟。荆而妒夫。寵倚夢熊。而誕弄璋之嗣。不
知其稱舅母。而稱阿娘。咄咄怪事。犬豕不若。而行
自九二何也。今取典契閱之。則戚生願顧氏亦願。

而作伐者、則叔徐國寶、弟徐應朝也、代書者、則徐堂、康子美也、且聘以十一兩、限以三年、而戚生姦、估之控、胡爲乎來哉、夫曰典曰贖、何云姦估、彼九二與戚生、已人貌畜行矣、獨恨徐氏者、何以獅音宜發而不發、又獨恨顧氏者、何以雌伏難甘、而能甘也、姑付諸化外之不治、而于戚生則的決于九二、則杖治、醒恥云耳、至顧氏者、爲九二妾有日矣、逆而行之、是以阿舅之婦作妾也、順而歸之、是以姊夫之妾作婦也、顛之倒之、聞者絕倒、合斷歸

徐戚生以正綱常原契塗抹附卷

一件姦殺事

審得蔣少龍張章奉化縣捕盜也先因縣民吳曾金妻杜氏素以出牆一枝爲蜂蝶之招颺而少龍其陰覷而暗折者也野鶯情濃家雞愛索情乎未幾爲曾金者忽來強犯皇馬和之攀于是縣遣張章等往拘而牌不列名之少龍胡爲連袂而行微闚其戶有婦獨處嫣然在床于是舍章等亟入與淫牝豷赴陽臺之夢噫捕盜者而盜花枝矣時曾

金有兄曾旺與曾金炊汲相連耳忽聞捕盜數人至門踉蹌驚詢而章等以爲曾金兄也因加以縲絏戶外之牛鬪方喧室中之鴛棲不穩于是少龍杜氏聞聲方整衣出視而及門雙屨已爲曾旺瞥見矣不得已高聲佯呼曰蔣少龍強姦我非面被十重鐵甲者何能耶應與白日宣淫之蔣少龍分別杖贖至曾金被攀未必非蔣少龍等思爲眼釘之拔而以授意馬和者將取杜氏爲獨佔之樹也合聽奉化縣審明再加嚴質

覆審得捕盜蔣少龍乃淫如鴆毒如蝎而捉刀起于床頭者也。夫少龍以牌不列名之人而忽登門忽入室忽淫婦。彼杜氏者何視所歡爲熟客也。強盜皇馬和之唆攀無乃少龍獨佔有心乎。及經奉化縣審報情果不謬。夫臥闥之側有人寤睡曾金寬而能容宜若無罪而少龍顧以客憎主則倒置甚矣。今曾金庭質猶以少龍強姦爲言而箠楚一及杜氏則伏地悲號噫何其愚也。萬一少龍與張章等至而曾金猶在則以縲紲爲醜毒以鞭笞爲

炮烙一入犴穴。曾金恐爲長夢之。不醒而兩淫。且
晏然同夢矣。始姦人婦。繼謀人夫。今少龍之頓首
服罪。將何說之辭也。一徒有餘憾焉。杜氏仍炤原
擬的決。嗟乎。此禍水也。涓涓不絕。吳曾金慎之哉。
一件姦劫事

審得高坤八者。乃高鏗姪。而季氏則鏗妾也。先因
坤八以猶子之親。時出入鏗室內。然季氏側室耳。
非若叔侄之携妓。東山而野。花可以共玩也。適鏗
遠行。季氏獨處。彼坤八乘醉暮往。誰呼之乎。豈小

星果欲爲明星之招也。時季氏處室之後一閭。忽聞前室內。勃窣有聲。疑偷兒至矣。迨披衣往視。則躡足而前者坤八也。子以是爲竊屨來與。于是驚呼鄰里。而坤八始棄鞋狂走。今取季氏手中之鞋。而俾坤八以足承之。則足踳踳如有循然。不知足而爲屨。何巧合也。噫。彼絕纓。此獲鞋。皆有券可證矣。獨爲季氏者。不似却要妾之善謔。而先授席後。露扉秉一炬。以嘲狂兒之覓宿耳。然持鞋而鳴鼓。拒同更衣矣。彼坤八於此。可曰吞鞋素有癡情。而

不禁失足乎。本當從重究擬以肅家淫。但入鐘室者尚隔一間焉。從輕擬罰。其猶有飾辭乎。則試問季氏在也。坤八何爲者而入。

一件庠姦事

審得周思勤者。奉化縣生員也。先因思勤有田二畝。付王學思佃種。忽一日邀窗友應懷玉孫懋等。偕往索租。人杳然耳。問學思將何之。則以他出應者。伊妻葉氏也。

辨思勤入戶之挑。遽匆匆乃爾。迫斯可以見矣。豈傾耳戶外。

者忽蕩心於隔花之啼鳥而瓜李不避乎葉氏攔
阻之餘遂至揪喊于是叔姑胡氏徐氏踉蹌續到
則一雄不敵三雌而思勤始有裂冠毀髮之辱矣
學恩之控豈曰無名但問學恩何以他出以此糧
往縣耳未可等暫出于遠行而遽責葉氏以賣妻
之封髮也然貞同斷髮矣彼有髮被搆之思勤能
無赧顏何遽云剪髮夫果因強被剪想當待月耳
必無日之方中乃携兩友而狎一婦者故以爲搆
髮則自取以爲剪髮則烏有也獨是葉氏者雖貧

婦材姑乎頗有烈女子風今據徐胡二氏口供則
蟬噤不甘幾欲雉經吾頭可斷吾身不辱

該縣捐俸之獎其爲是乎彼思勤鬚眉丈夫
也得無悔其移步之錯而有愧巾幗之錚錚者耶
不別足而剪髮恐髮亦不任受葬也姑罰示懲

一件斬姦事

審得章馬者慈谿縣淫棍而柳阿安葉僧則該縣
捕盜也先因浦江人潘宗因事擺站車廐驛與妻
張氏同居不意馬之淫心張氏者幾作墙外一枝

也。夫雄非子都。雌類嫫母。而兩情戀戀者。不知從何處結姻緣。情至不在色。其馬與張氏之謂乎。適宗弟潘良遠來探宗。而冷眼恐覷者。馬遂眼釘欲拔矣。於是授計阿安等。而酌以旨酒。啖以佳餚。謂良殆梁上君子也。遂捉拏弔拷。而有搜虜衣物。廿一件。銀五兩之事。夫良之抵驛。與良之被擒。皆以三月初六。將攫于家乎。長途之遠。携何心。將攫于驛乎。白日之巧。攘奚術。蓋授刀者。馬穿鼻者。阿安與僧而總。皆淫兆胎禍也。過美者。必有不善。豈過。

醜者亦有不善乎阿嫂搗逐小郎魚殃冤哉良也
章馬柳阿安葉僧俱應杖治張氏已經懲責姑免
深求如與章馬爲野鴛之戀乎則請以伊叔潘良
監之無使在柳潘宗終貽誚于斯睡之木偶也
一件不法事

審得董金鳳者乃董元化族弟而馬方則金鳳妻
周氏之姦夫也夫明州之俗間有典妻出子事若
方與周氏則以非典非出者爲金鳳之自容斯睡
耳未幾又挈妻周氏同入方宅而屋貯之阿嬌幾

令金鳳有蕭郎路人之嘆矣。不法之控有以也。今召方庭質云。典周氏爲室耳。冰人月老。杳無踪跡。而自媒自娉。真有狐綏綏也。及越數日。又持僞契一紙。與假媒馮時明者。至閱其銀。則八兩六錢也。問其期。則五十年也。夫以廿餘歲少婦。更閱五十餘載。則老去徐娘。將入木矣。豈欲金鳳交枝于墓上。也。且時明媒灼耳。初掩紙詰之。則忽云六十年。又忽云三十年。而與約中所云五十年。絕不相蒙。噫。詭耳。馬方馮時明。各應杖治。其金鳳則啗啗之。

也。今乃涕泣陳訴，以妻性外向爲言，噫！擇不處仁，今當卜居而徙耳。然慎無徙宅而忘其妻也。應并杖之，以正夫道。周氏逐野鷺而厭家雞，姑重責免擬，仍歸董金鳳完聚。

一件串燒事

審得鄆縣人曹元，乃山東妖道王法師之徒，而慈谿縣人錢德，則元弟子也。先因王法師流寓慈水，建立無念社會，乃率先擁戴，推爲一佛出世者，則元與德也。于是設壇聚會，名曰玄堂，非其會中人

不得廁足焉。然初相崇奉者，猶愚男子耳。未幾少
女艾婦，絡繹奔趨。蓋一入玄堂，則如重關秘局之
不可復詰，而聚以暮散，以曉矣。甚至棄產賣宅，從
如歸市。則堂之外所建，又十數壇，而壇之內所聚
又百餘人也。噫！此不必赤其眉黃其中，而亂茅已
啓矣。時慈谿縣素聞其名，方捕獲以絕亂源，不意
渾身是胆之元，乃敢訴憲也。夫始而匿，終而出，且
繫足犴穴，已經月餘，而脫離無法。殼骸有狀，兩法
師之神通平平耳。獨怪該縣審解後，案已如山，而

忽有慈谿里逋邵朱等。以及定海縣里逋曹徐貝等。皆挺身代辯。噫。此豈法師之護法與。則皆飲兩人狂藥而未醒于金雞之一喚者也。然問以曾講經手。曾聚男婦于一室。而夜集曉散乎。皆不能措詞矣。若所云玄堂。則中有三間。三間之上有樓。而今經拆毀者是也。屋數間。壇數處。人數百。此豈勢何所至。獨不曰涓涓不絕。遂成江河乎。身省之前車可鑒也。曹元錢德應發口外爲民。玉法師仍行嚴緝。

覆審得曹元錢德之附和王法師也。不過以講經
爲下魚之釣。而聚男婦以行淫穢耳。誰賜雙飛之
寺。俾主風流教法。而猖狂至是也。至咒語迷人。幾
欲假法華經爲姻緣簿。想地獄之設。正爲是人。而
何翕然競赴者。且地獄接境也。今愚男子輩。誤入
術中者。則邵朱徐曹貝等。挺身代保者。是想已霍
然。醉醒矣。至問以婦女何名。則咸切齒低眉。羞恨
不忍言。夫貞如河間婦。而淫夫之穿一墮。且閉目
惡見。故夫諸人。且羞且恨。大約與是同。則姑置

名于弗問。而惟舉揚火激水之兩人。亟迸遠方。以靖亂源可也。其男婦諸人。雖曰點墨之難浣。猶冀濯水之可淨。合從寬政。以昭憲恩。

一件黑劫事

審得吳元者。仁和人也。先携妻楊氏。至象山縣烏江地方。沽酒之餘。因而賣姦。其如楊氏穠非桃李。而難弄風流。干楊柳何也。于是以銀十五兩。娶已故潘民崇妻陳氏爲妾。且又有李一新妹。名妙妹者。曾托故伯李素撫養。于是以欠飯債故。準元爲

婢夫曰妾曰婢名耳。其實倚門塗抹。一葉任風于
往來。而兩枝迎鳥于南北者。人盡夫也。噫。門前車
馬固稀于楊氏之老大。然可曰陳氏之韶顏未陳。
妙妹之芳姿正妙。而以蕩子儔汚良家氏乎。若果
娶妾置婢。如元所言。則彼赤棍耳。非曰珠藏十斛。
而買娉婷以教歌舞也。齊人有一妻一妾。而元更
益一婢。彼乞而此媚。吾未知陳氏妙妹所爲。訕其
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者。謂何。然送故迎新隨風者。
窩傷楊花之無力矣。此該縣所以一斷歸宗。一斷

改嫁而以水洗墨也。元之懼罪而逃，固是鶉犇雀
疆之慣步耳。今既經緝獲，姑從薄杖。

一件通姦事

審得黃元輅、朱氏前夫，而李滋則朱氏後夫也。先
因元輅家徒四壁，販妻糊口，而滋遂出聘金廿八
兩，買朱氏爲婦。嫁非情，寒離緣，釜冷其不切齒于
裂緘之王魁，而猶回首于持鑑之徐郎者，亦此婦
必至之柔情也。彼爲元輅者，獨不宜剛腸自決，莫
往莫來乎？胡乘滋他往，而潛詣朱氏，借衣禦寒，遣

日無衣與子同袍。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或借此挑其故劍遺簪之盼。而曰氓之蚩蚩。匪來貿絲也。夫笑啼俱不敢。方信做人難。因新官與舊官相對耳。若朱氏隔新官而接舊官者。笑乎啼乎。此滋且疑且妒。以通姦控耳。夫果通姦有之。亦是陽臺之宿雲宿雨。非新夢也。若從授衣起疑。則以情

義兩絕。忍心去闈之買臣妻。而見伊饑寒呼飯飲之。其新夫不嫌也。呼飯不嫌。贈衣乃嫌耶。正恐元輅之源。源來者。將憂篋衣終盡耳。合量加罰治。以

絕其後。然則贈衣之朱氏。獨無罪與。曰。几氏所處者。極難耳。夫此日相逢。其前夫也。若贈衣不可將。投梭乎。恐情留淚落者。猶悵然于家。貧身離之感。而難責去婦以處子之石心也。此訕笑其事者。又未嘗不嘆息哀憐其意。而若云贈衣後。將繼此抱衾與禍乎。則未可東家食而西家宿也。願朱氏無作是想。

一件異變事

審得傅林鳳傳繼壽。乃同族兄弟。而沈氏則林鳳

妻也。先因林鳳之田與繼壽之田，原唇齒相接。其
因修築車水而互相詬誶者，謂角口後可相忘于
過耳。蚘矣。胡繼壽忿忿不已，登門詬詈。時林鳳與
沈氏相與以手報口，毒毆繼壽者，是實彼有耳。素
缺之繼壽，何忽賴及沈氏也。天刑而人殃之，豈袖
有鍊石者。沈氏果得女媧氏絕技，而將以補天之
手爲伊補耳耶。時林鳳耳聞其事，心竊忿焉。于是
借彼新題，另翻奇思，而謂此果人也。非天也。則將
強姦沈氏爲所咬去者也。夫人耳與已口，原遥遥

不相及。豈繼壽果巨耳。兒沈氏亦長舌婦。故因姦致咬者。若是巧相湊乎。今而後折齒風流。又見缺耳矣。雖然耳實寃其夫。使繼壽強姦果真。彼日眺心招者。五官亦應分受其過耳。何舉口之詈手之擊。盡嫁禍于耳。而偏罹此婦毒吻也。耳若能言。將嗚嗚訟寃矣。况強姦者死。將令缺耳者坐之耶。噫。沈氏耄嬾耳。有何明眸皓齒。而缺耳者乃甘以軀殉也。恐鳳難逃反坐矣。念係應兵。姑將借題翻題之。傅繼壽傅林鳳各杖以戒新奇。今而後若相與

停首事之戈。而敦同室之好乎。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一件姦殺事

審得觀海衛人鄭和尚。乃名借禪門。身依俗家者。也。先因宋四妻彭氏。素爲出牆桃柳。而和尚則其穿戶蜂蝶耳。當日朝朝暮暮。公行醜恣于同室者。兩情蕩甚。嗟乎此子。猶曰和尚乎。彼葉蘭與蘭妻林氏。亦日無見而耳有聞否也。想望望然去之者。當遠蘭芬于鮑臭。而無以林婦爲穢鳥之同林耳。

明與四同質一屋而時來和尚之耽耽豈色中餓
鬼俗語有謂而借其名者并符其實也鄭和尚其
不假而真乎乃問唇寄琴心齒流錦字而爲慣說
風情之馬泊六者誰則彭氏也身旣携雲而握雨
山又遯片而傳風林氏心動矣然終碍伊夫爲眼
釘而事不諧耳和尚之往杭宋四之設席皆僞題
也其調家鴛於離巢而引野鷺於入幕者妙計總
在并邀葉蘭四字耳今取原卷閱之則謂和尚托
辭離席忽入林氏房中而有動擾響亂之聲夫手

拒不嚮于投梭。而閉口若寂于銜枚。此際果何聲也。蘭趨回看視。扭獲和尚。將無巫山之行。雨已歇。而花間之促蝶。空喧乎時。和尚窘甚。亟仗其子鄭麟掙脫。蘭之喊動地隣。投鳴該衛者忿也。于是嬾人偷和尚一語。其藉藉行道者。已闕爲新聞。而亦不知和尚之名。是實非矣。此林氏藏風流於皮裏。一者忽揭衢以供口角之裝演。而有面難施也。當夜之雉頸。誰爲威逼。想其淫以導淫者。有同傳鉢。而終是鴛逐和尚雁行。彭氏耳吾懼林氏埋骨不理。

羞也。擬以威逼之。斬。時難逃矣。彭氏鄭麟俱炤縣擬。

一件逼命事

審得已故陳氏乃丘應麒妻而孫和尚則陳氏姦夫也。夫婦而淫何名和尚而亦淫問其故固名禪而身俗者既非髡髮者流安能借窟室以當金屋而攝彼姝于摩伽之席想當日之朝朝暮暮或行或止于鷄鳴耳彼謝望雲者何偏解人間風月之秘而且多妮妮豈兩人私相繾綣原携來巫峽之

雲而爲望雲者果望雲而知之乎然胡不言于他人言于應麒也蓋微寓嘲笑而欲于山節藻椽內爲應麒新置一居耳共聞而怒怒而與陳氏角口也豈曰無因然不料陳氏性挾風流猶心存羞惡而當夜竟爲匹夫之諒也嗟乎從此夢斷行雲矣而皆望雲一言之貽毒也應麒生而怒歿而憐果何爲乎無乃情深結髮而感觸引繩或猶以陳氏爲牽腸之絲而正恐陳氏終以和尚爲牽腸之絲也此淫牝者奚哀念之有然爲人而好談中毒之

醜則無人誅而有鬼責者也。行淫攻淫其罪均焉。合將孫和尚謝望雲各杖以儆。

一件親剿事

審得楊捨者已故王之鳳表兄而徐氏則之鳳妻也。今之鳳故矣。若爲徐氏者果矢冰清而守玉潔乎。則啼烏時聞于掩扉而吠犬不聞于履闥可也。捨果何親乎。而依迴其家。夫嫂叔不通言。况表嫂也。且表嫂而寡也。有婦獨處。嫣然在床。而忽有踞踞涼涼於其側者。雖戶不迎風。室有明燭。其誰信。

之。則。有。從。而。疑。之。者。亦。兩。人。自。取。之。疑。也。若。以。經
理。喪。事。爲。言。而。謂。孤。孀。獨。守。何。以。支。持。則。坦。腹。東
床。之。樓。大。敬。已。儼。然。成。立。矣。其。扶。徐。氏。庭。質。者。何
不。資。一。臂。于。家。而。偏。藉。夫。捨。予。美。亡。此。誰。與。獨。且
將。無。空。床。明。月。又。起。一。番。景。孤。情。淒。之。感。而。好。憶
亡。夫。親。殊。半。子。者。未。可。縱。他。人。之。坦。腹。于。床。以。自
玷。清。聲。也。楊。捨。本。當。重。究。姑。念。事。非。踰。牆。迹。疑。斷
閤。合。罰。以。懲。其。誣。徐。氏。旣。操。矢。冰。玉。宜。嫌。遠。瓜。李
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楊。捨。乎。其

王家政等諸人亦不得揣摩風影。自處薄道。若徐氏之門。復有捨迹乎。則標而出諸大門之外。不則執之而已矣。

一件估婦事

審得余仲者。乃余明父。而周氏則余明婦也。今問明所操何業。則素善丹青。而未幾忽遭祝融之虐矣。有室毀矣。時津棍車春久。欲爲春風之入戶。惜無間耳。于是邀明與周氏同居。而私效野鴛噫。此禍水也。何茲日爲雨爲雲。反借烈火以結流水之

緣想視余郎爲蕭郎矣。以路人之遠觀。抱室人之
虛器。吾不知周氏左擁故侶。右挾新歡者。果堪借
余明丹青妙手而入之畫圖中乎。此伊父余仲所
以心忿而口晉也。時春與周氏不以明爲眼釘。而
以明之父仲爲眼釘。其指餘姚爲臨邛。而言就爾
居者。復駕子與行。亦何足怪。乃所可怪者。三人行
也。王孫怒女仲怒。婦情頗相似。然彼不追臨邛之
踪。而此欲返餘姚之轍。何也。歸與歸。與則莫若以
伊子之素善丹青者。而仍以丹青諷。夫心忿故夫。

而忽圖一愛姬于側。作欲偶狀。則情絕于一唾。此
舊圖也。若心牽淫婦。而忽圖一私夫于側。作欲偶
狀。當面赤于一顧。此舊圖可翻爲新圖者也。其如
彼婦知妬。而此子忘耻。何則有從而解之者。曰是
黠兒也。解衣推食。春任之矣。旣無餐風吸露之苦。
絮枕爛衾。明分之矣。又無斷雲訣月之悲。兩利而
俱存之。真黠兒也。雖然。婦情何定之有。若再駕有
心。恐春火而明冰者。不附驥矣。是癡兒也。則惟有
逐春餘姚。而周氏則偶以夫明監以舅仲而已。雖

然春與周氏將從此分袂矣。吾不知余明之睥睨其傍而見此多情者怒乎憐乎抑與之愴然同悲而曰受恩深處便爲家乎合將柔腸太多之車春周氏剛腸獨少之余明各杖以敬。

件拐媳事

審得陳氏者乃吳衛之童養孫媳婦而楊捨保則陳氏姦夫也。先因衛妻老子殤餘孤孫一人。于是娉陳氏爲孫婦。然僅豆腐營生。躡居村店。而欲禁陳氏之偷渡鵲橋也。則衛固有所不能衛也。于是

遮○遮○掩○掩○者○遂○爲○撩○人○野○花○矣○然○無○藥○可○贈○無○椒○
可○貽○僅○有○豆○腐○可○賣○耳○此○隣○人○楊○捨○保○所○以○私○闕○
門○中○之○人○面○而○忻○然○往○買○也○豈○豆○腐○可○當○瓊○漿○而○
假○此○以○訂○藍○橋○新○緣○乎○旣○而○改○木○蘭○之○故○貌○作○臨○
邛○之○夜○亡○誰○知○烏○之○雌○雄○且○相○携○慈○谿○矣○夫○捨○保○
不○似○盜○婦○而○衛○反○似○嫁○女○不○然○者○何○將○衣○服○九○件○
銅○錫○壺○瓶○七○件○竟○席○捲○登○舟○而○若○以○代○之○子○百○兩○
之○將○也○風○月○舟○中○爲○歡○非○夢○豆○腐○是○良○媒○不○謝○紅○
葉○矣○今○捨○保○自○慙○而○慈○復○自○慈○而○慙○果○何○爲○乎○旣

衣物俱獲而陳氏亦自慈谿逮至謂他人婦何辭
強佔其能逃于私同誘姦之徒乎若陳氏少女耳
不倚同室之家雞而盼東墜之野鷺何也合擬徒
贖以戒自荐仍斷歸吳衛與伊孫完娶雖然衛之
夫婦耄矣彼爲之孫者不知作何慙駭而去來一
任蜂蝶恐絲不垂于墻裏心仍逐于路傍者未必
能阻慈谿之再駕也則與其娶無寧賣

一件謀殺事

審得張道士之娶孫氏爲妻也蓋玄爲名而俗爲

家者也。夫類火居頰，同水性，則李子福其私夫耳。尋念道士貧且病，可空餌釣也。于是與父良臣合謀，而以李存道爲水人，以丘龍爲主家，想當日巧語花言，半軟圈半硬脅，不知作如何播弄，而一紙虛填之契，所云代還債負者，已據雙棲爲獨佔矣。赤繩他繫青蚨不歸，豈欲道士餐霞而辭穀也。若真癡鳥耳，第爲子福與氏者，曷故卽有餘姚之行，而爲良臣存道者，曷故卽置道于死也。皆不解也。將無野鴛自逐，同夢之歡，而病鶴誰憐，折翼之苦。

故爲道士者。未免有生離死別之感。而徐露悔心。手將無嫁婦。僅載明月之歸。而還債。恐爽皎日之約。故爲道士者。未免有賄婦折兵之疑。而繼出怨言乎。將無兒媳之好。旣成。則男赴行雲。夢而子母之利。誰償。則父無避債臺。故爲良臣者。未免有得隴望蜀之奢想。而殺道士以滅口乎。不然者。何龍之晨出。猶見其形。龍之暮歸。竟無其影。而幾疑道士之真。同羽化也。嗟乎。各人故事。不必管我。其出于良臣口。入于龍耳者。道士之歎何疑。惜也。其無

茅山道士之一九而起生三日也。既移屍有地。簡身有傷。則應坐揮拳之良臣耳。顧不坐良臣而坐子福何也。曰誅意也。蓋子非不告而娶者。父又豈不告而殺者。且無子諧齊眉。父代授首者也。故爲李子福者。宜坐以造意之斬。若夫良臣存道之共。爲鼠竄。法應炤提。丘龍之同效。雞連。法應擬杖。罪如是止矣。雖然。尤不能不爲孫氏恨。夫氏固九尾崇耳。其棄蘼蕪。如棄敝蓑耳。今之以不知情杖。將去行穴而歸故園矣。弗逐風流。亟圖懺悔。惟有空。

門盡日無梳洗耳其持此謝道士于地下可也

一件朋姦事

審得楊捨三楊春乃楊七堂叔而王氏則郁仁妻
助姐則郁仁女也先因仁以販賣魚鯊曾往象山
則有向河邊浣衣者乃王氏與助姐也若謂母先
歸女留後果助姐招招有心乎則昔有擊綿瀨頭
而浣紗溪邊者亦兩孤女耳吾不知與助姐之徘徊
河干奚似胡彼遇良人此逢狂且也時七與捨
三從本處瓦礫歸而春亦自里序放學歸于是朋

聚河畔者。幾疑化作揚之水。而遙望浣女。遂羣鼓
慾海之濤矣。或邀岸下。或截河上。助姐將安之乎。
欲迎而解佩。無心欲拒而投梭。無物此擡頭抱足
者。不藉目挑心招。而從竹林以逼赴瓦厥也。噫。青
僅一枝繞何三匝。則一人掩口。一人接手。又一人
行姦。以瓦厥爲聚淫藪耳。七先而捨三繼。捨三先
而春繼。雲驚雨駭。盡碎嬌紅。蜂忙蝶亂。羣凋嫩綠。
昏暈之餘。不止東風惡。而血鶻啼矣。迨羣姦旣畢。
則又移拋菜園地下。而擲果無憐。投瓦如帽。乃生。

女子載寢之地載弄之瓦豈以供行淫者此日之
凌轢也時助姐母王氏久訝倚閭無歸沿河通覓
而忽見菜園有女猶昏暈偃地于是扶之床上灌
以姜湯方徐訴淫狀夫以十五纔可之女想作雛
鶯乳燕憐耳雖東床猶拒早棲之鴛而陌頭何來
攢啄之搗曙此血衣能無鳴鼓胡爲七者且作血
口之噴而以和姦言夫一女和三男誕矣乃所尤
可傷者則身甫嫁而命遽殞耳嗟乎黃花恨折紅
葉羞題則當此新粧甫拭猶追憶浣衣舊事而悵

悒于浣體之無期者情也。死于慙乎。死于忿乎。恐
地。下。猶。聞。長。恨。歌。矣。除。春。已。改。徒。捨。三。已。伏。天。誅
外。合。將。七。烜。律。擬。絞。爲。倡。淫。戒。

一件斬逆事

審得徐氏女愛女。乃隱名于良。而居實于娼者也。
先因愛女風流徑熟。曾隨私夫徐茂志。夜亡餘姚。
而未幾縣捕甚急。潛踪無術。其不解琵琶絃以縊
女。而反吸杯醪以自盡也。豈茂志亦畏軍使女之
冤報乎。此禍水也。官賣何辭。彼宣性府吏耳。何近

黃堂而厠足者忽欲竊附于蘇州刺史之惱亂而紅裙是買其先以十二兩還官徐以十二兩議找徐氏也黃金不惜買蛾眉始信風流不獨太守矣今據徐氏口供則謂愛女習戲廿四本可值價百兩而性價猶廉夫歌劇場上者非如韻妓之几陳秦詞口咏李句而欲覓才子以訂佳儷也正恐商婦之風月未老而吏妾之雲雨難住耳茲召愛女面質謂抵家後日喚以婆娘而責其操作其然豈其然乎夫

婆娘是喚而求其親。卿愛卿何少韻也。若女而
妓自應骨月而絃風。至妓而妾何辭春霜而薪雨。
一布衣椎髻操作而前。良家嬪亦然。胡言妾也。門中
而露墻頭之面。愛女蕩矣。此性所以甘拋聘金。而
一求遠禍水也。自矜年最小。復倚壻爲郎。原非愛女
本懷。可以性爲茂志之續。而徐作一杯醜酒之贈。
一乎其定價廿四兩。而炤前官賣也。從一而終。再斯
可矣。無日所就三。而所去三也。宜性雖悔後非難
解前錯。合與攀花趁蝶之愛女。分別罰決。雖然宜

氏子已矣。何以慰多情之茂志于泉下也。人立而啼。愛女奈何。

一件姦殺事

審得已故蔣學禮妻胡氏。以姦殺控也。非無因也。先因胡氏夫亡子幼。矢節不嫁。彼皇皇求偶之宋武。則身習裁縫。與氏炊汲相接耳。昔有結姻華族。而出其中。箱之剪刀。以聘者。想武之取諸宮中。以聘。當近藉是物。然以十載單棲之胡氏。未可曰情變一朝。而牽赤繩。以照素絲也。若裁縫欲覓佳

儷當爲他人作嫁衣裳耳。安可結縷帶于貞婦。而
以制彼裳衣者自擬衣裳楚楚之新壻乎。嫁必裁
縫。恐讀無裳之詩而膠矣。噫。彼孀婦者。尚有親伯
蔣學詩在。倘向學詩而議禮。則閨道漁郎或不至
桃源。錯入何以遠族蔣小忠主婚。以他姓鄔錫爲
媒。而結羣狐以欺孤鵠也。且借穿針巧手爲穿穴
捷足。而破扉登闥。何多拳勇。無非擬胡氏于河間
婦。而謂冰玉旣點。便當欣然爲逐水之萍。桃耳奔
雲。湍雨忽下。陽臺誓日。砥霜不近巫峽。此胡氏所

以怒吼隣里。而出于蔣頑皮口供者。罔歷歷如畫也。其言也直。不爲賄動。快哉頑皮。獨小忠手捏婚書。何爲得無頑皮之爲頑夫廉而小忠之爲人謀而不忠乎。合與假媒之鄔錫強姦之宋武各從重擬。徒若爲武者。猶指婚書言。而自諱強姦手。則當日膽落婦吼。而踰垣狂走。尚畱卸衣一件于婦室者。豈真風吹之繡被也。纖纖女手。可以縫裳。知胡氏不作裁縫婦矣。若云不如子之衣安且煥。今則胡氏貞婦也。必無此言。

一件急剪事

審得張繼鳳者，慈谿縣惡丐，而張繼壽張繼僧與張貴皆繼鳳翼丐也。今取慈谿全招閱之，則倡亂者已伏天誅，報怨者亦遭冥攝。此案可付一炬矣。及繼鳳被獲而舊忿已磨，新寃方結，則不能不爲已死之管氏傷也。夫管氏者，非爲繼鳳淫逼而含羞自盡，出於已故張僧之口供者乎？今問管氏夫安在，則飄零長安者，方作憶家無心之狂夫。而管氏則孑然一蕩子妻耳。故當此羣丐凌逼時，而杯

醜○未○蓄○于○牀○頭○利○劍○寧○懸○于○蓬○戶○急○死○不○及○緩○死○
而○羣○巧○已○圍○咽○至○矣○此○所○以○卒○被○繼○鳳○之○污○也○噫○
生○則○形○穢○死○則○骨○清○耳○雖○然○死○何○易○談○夫○世○非○無○
慷○慨○男○子○願○爲○國○家○受○此○一○刀○而○一○念○濡○忍○萬○端○
決○裂○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若○管○氏○之○
自○盡○也○頸○可○受○繩○面○不○障○扇○志○決○矣○傷○哉○婦○乎○謂○
宜○文○人○贈○歌○韻○士○題○句○以○爲○此○婦○關○幽○光○于○地○下○
而○迄○今○寂○寥○無○聞○竊○爲○慈○之○紳○衿○尤○况○可○令○淫○巧○
高○張○烈○婦○低○恨○乎○今○庭○質○時○繼○鳳○猶○嗷嗷○強○辯○不○

過謂張僧已死對質無從耳然何不指他人而偏
指繼鳳且已遠火樹復赴湯池未必非貞魂陰掣
其足也初供既爲鉄案後審難作疑獄矣合按律
擬斬以正厥辜雖然猶不能不爲管氏傷夫虎丘
之側墓題貞娘若何以風流竊篋烈名也如管氏
者可作慈水貞娘矣旌其墓而賜之額以爲婦人
之朝雲暮雨者勸更以爲士大夫之朝秦暮楚者
規是舉也亦足以風

一件姦殺事

審得已故鍾應時乃陳氏夫而袁曾第則陳氏姦
夫也。先因陳氏治蕩無簡與曾第私合。然亦背其
夫以暗訂雲雨而昏以爲期耳。適時屆中秋則月
出皎兮時也。豈如練復如霜者。偏有以炤床裏之
孤眠。而景之涼不禁情之熱乎。于是曾第步月以
往而微矚其戶。應時在焉。噫。月夕雖阻他朝可俟。
且陳氏之縹緲有素。不訂佳期于隱語者。未嘗反
掌者。三以應十五日數也。又未嘗指胸前小鏡子。
而以月圓如鏡者。招使來也。胡偏戀戀于中秋之

十五而乘醉闖入曾第暴矣彼應時雖闇夫乎然以月明如晝之夕而欲其推雲讓雨

則情所不能其見而怒怒而與角也豈曰無

因何曾第既淫且毒而毆以柴棍復壓以磨石也以若所爲自謂暮夜無知耳然日不炤爾月則窺人彼陳氏處此將左袒乎右袒乎夫烈火乾柴牽惹有緣想淫牝之蕩若逐水原砥石無貞而今者之死其夫于柴棍磨石下也伊實致之已本當駢首藁街以慰冤魂姑念偷歡有約同謀無心則斬

曾第而絞陳氏亦及于寬政云爾若猶憶中秋佳
夕而欲再訂月中之誓乎則請俟之月落重生時
一件拐妻事

審得張德者乃王氏夫而張小僧則王氏姦夫也
先因德身嬰足疾舉火無資然有醜婦王氏在適
淫棍張小僧亦醜夫耳陋難目眺蕩可心招知彼
知己反成佳伴此所以眷戀德宅而飼彼病鶴佔
茲野鶩也日之方中言咲晏晏想小僧不作僧敲
月下門矣迨綢繆移時則于小僧反爲沾泥之飛

絮。而。于。德。轉。爲。流。水。之。落。花。于。是。晝。厭。眼。釘。夜。駕。
逸。帆。而。同。潛。他。所。想。其。坐。不。炤。鏡。而。行。不。映。水。者。
知。容。顏。外。另。有。風。情。耳。然。誰。爲。阻。雨。而。駭。雲。顧。乃。
犇。星。而。逐。月。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
小。僧。豈。未。聞。斯。言。而。欲。求。情。專。祇。促。緣。盡。耶。今。緝。
獲。後。淫。牝。又。携。一。幼。子。至。而。德。指。之。曰。此。我。兒。也。
小。僧。亦。指。之。曰。此。我。兒。也。還。問。雅。兒。孰。是。若。翁。將。
此。際。之。東。走。西。顧。者。果。似。誰。面。而。投。誰。懷。胎。月。分。
張。與。阿。誰。恐。術。士。推。筭。至。此。都。窮。矣。尤。可。恨。者。小。

僧又諱拐爲典而贖契一紙忽出袖中噫彼所謂
典以十二兩推以二十年者何證何據昔以十斛
而買名姬今奈何以十二兩而典魔母且據其室
擁其妻而顧使踽踽涼涼之病德反作雲雨分飛
二十年乎恐難云頭白重相見矣合斷張德領回
仍將張小僧王氏各杖決以儆雖然妻則德妻也
但錯認子奈何則請待之出骨瀝血時

一件淫叛事

審得奉化縣人朱那祁徐氏夫也先因那祁與徐

氏○曾○勿○結○絲○蘿○乃○問○誰○爲○往○來○徐○氏○家○則○胡○美○卿○
而○既○姨○兄○又○門○子○也○夫○門○子○遊○冶○郎○耳○將○無○偏○中○
徐○氏○盼○而○謂○世○間○男○子○盡○皆○風○流○及○適○邦○祁○後○則○
氓○之○蚩○蚩○耳○市○果○無○投○車○瓦○有○擲○殊○切○天○壤○朱○郎○
之○恨○矣○噫○若○愛○好○如○徐○氏○當○追○恨○父○母○家○不○早○設○
選○壻○窓○而○聽○其○擇○面○首○以○作○佳○伴○耳○于○駿○壻○何○尤○
而○魚○水○不○和○于○畫○眉○參○商○乃○構○于○反○唇○也○今○據○邦○
祁○口○供○則○謂○徐○氏○語○次○間○每○舉○胡○門○子○相○况○責○其○
不○類○夫○女○爲○悅○已○者○容○耳○豈○門○子○亦○慣○爲○悅○已○者○

容○苦○欲○相○類○無○乃○以○抵○掌○美○卿○者○日○作○傷○孟○之○衣○
冠○以○自○媚○與○其○如○騃○壻○無○此○風○韻○何○此○所○以○乘○邦○
祁○他○出○而○厭○彼○新○巢○忽○返○故○壘○也○入○門○有○進○而○與○
徐○氏○言○者○其○胡○門○子○乎○迨○邦○祁○返○宅○後○覓○婦○不○得○
于○是○亟○迓○妻○家○彼○婦○兄○徐○國○恩○當○拒○一○妹○私○奔○耳○
邦○祁○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不○欲○其○入○
而○閉○之○門○者○無○乃○又○胡○門○子○乎○雖○然○謂○他○人○婦○門○
子○無○乃○太○橫○豈○倚○公○門○爲○嚇○虎○而○傍○朱○衣○爲○媚○狐○
者○或○未○免○有○殺○鼠○忌○器○之○嫌○邦○祁○之○不○告○奉○化○而○

告鄞縣也。點耳何云。駭此吾弄臣。君釋之恐難求。解于代庖之李官矣。合斷朱邦祚領回。仍杖胡美卿以儆。

一件劫妻事

審得宋敬者已故銀匠周震之徒。而沈氏震妻。周氏震女也。先因敬以師弟出入震宅。于是心涎周氏艾而謀納爲小婦。然傳粉無韻。竊玉有情。終望梅痴想耳。適震以疾故。于是假助喪爲釣魚餌。且又出銀三兩。賃沈氏之宅以居。蓋將賄母以通女。

也。夫愛女者擇壻，或取其年齒相類者。長一日以結三生耳。若敬與周氏年齒遠甚，引禿鷲以耦乳燕，豈曰華如桃李，且不明娶而苟合，以逐隊非類可乎？彼沈氏者，非眼內無珠，直目中見金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非沈氏之縱而誰縱也。時同族周英、周十等，相與鄙其穢行，嘖有煩言者，是實然。猶謂中冓之醜，不可道耳。迨綢繆既久，遂欲以鵲橋之偷渡爲鴈幣之明將，其來英、十等之喧譁而摩其聘物者，亦正也。若生員周士龍，同姓異族耳，既

有東周西周之別。雖聯勝薛之居難。主秦晉之好。胡合謀英十者。欲勾徐永之子徐一以配。茲據敬口供。謂一非娶也。乃搶耳。然劫綃奪柳一弋便獲。未聞機洩者。猶再飛崑崙之垣而事露者。可重挾虞侯之馬也。彼所謂始搶于周氏宅。再搶于已舟者。無乃太誕乎。然以數十人往。而盛其擁衛。則亦慮敬競婚有謀。而其寔爲娶。其迹似搶耳。茲召徐一面質。則翩翩少郎格調相稱。而敬頗類戚施狀。今之眷戀所求。豈欲自附破鑑徐郎。以真歸故劍。

乎。彼周氏女已。另有一徐郎在迎新。有同覆水婦。曉舊不作賣餅妻業耦。一三載而生子一人矣。若令宋徐兩家兒俱呱呱公庭。不獨兩夫之間難爲婦。抑且兩子之間難爲母。今宋兒已死。惟徐子在耳。無已。或寬大法以順人情。而于宋敬之。以姦謀婦者。則難續。以端午續命絲于徐一之。以娶生子者。又難剪。以并州剪刀乎周氏合斷歸徐一完聚。仍于徐一名下。量追銀六兩。以給宋敬。若敬之隱姦爲娣欺矣。姑念言雖不實。事亦有因。其以淫夫

爲山夫也。一杖有餘愧焉。或曰：敬固有妻邵氏在。然則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非與此寓言也。願敬無作兼二想可也。

一件盜嫂事

審得周氏者，乃王祖述妻。而蔣氏則周氏姑。王麟孫則周氏叔。周一忠則又周氏兄也。先因祖述素患風症，幾成棄物。若蔣氏果知周氏不端，當遣上別船耳。乃覆水未諒于生婦，而憂羹已隙于小郎。有夫如此，不如無有。有叔如此，又不如無有。麟孫

之罪薄乎云耳。於是貪淋一忠，遂伺間動矣。且有伊族王因之，王尚臣與親人徐三九等，非一忠暱友。則周氏私人而切切于風雨，鷄鳴之夕者，皆若輩也。時家狐野豺相率連鷄，而周氏忍以分家告夫室有闇夫，懷無弱雛，渠將誰遺。無乃不在馭夫而在點兒乎。乃求分不得，遂至盜賣。若問誰教，係當曰吾兄教我未也。印須我友蔣氏之告，豈曰無名而姦嫂一紙，其出周氏掌中者，何突墜一奇兵也。今召周氏詰之，則謂麟孫啟戶，實於殘鐘斷角。

之候而麟孫登闕卽爲牽惟解衣之舉信斯言也
周氏何緩於自護而急于笄人乎且體有衣牀有
刀豈至誠可以前知乎且一手持刀一手剪髮何
拒侮甚忙而布着甚閑乎且麟孫兩手豈有鬼物
束縛之而旣不性格亦宜自護何手而無纖痕之
損乎今問而叔髮尚在不口在也則此婦之髮可
擢矣姑以誣告徒贖周一忠王因之唆使有心朋
捏無據各擬城旦王尚臣等并杖若王麟孫本無
姦情所不能措詞者我乃無兄耳欲洗鴉雀謗寧

受豺狼名慎無曰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一件姦酷事

審得王繼英者王守道侄也先因徐俊卿與妻王氏同賃守道宅以居乃王氏則移人尤物也風雨鷄鳴之夕移而西廂則朝朝暮暮繼英不僅東牆之宋玉矣夫守道宅主也寧無禍水臨門之懼乎其嗔責不從呈縣審逐無曰此大不近人情壞宮室以爲汚池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今俊卿姦酷之控胡爲乎來哉夫使守道挑姦數次果如俊卿

言○何○遇○任○既○深○擲○果○之○熱○而○遇○叔○復○嚴○投○梭○之○冷○
豈○兩○姦○相○挑○又○欲○從○一○而○終○也○噫○俊○卿○鵲○耳○吾○巢○
也○豈○容○並○居○有○鳩○渠○當○割○亦○繼○英○以○是○爲○鳩○耳○而○
乃○遷○怒○於○攻○繼○英○之○守○道○則○開○巢○而○揖○鳩○矣○彼○爲○
繼○英○者○奈○何○既○淫○婦○又○唆○夫○豈○非○俊○卿○艷○心○家○兄○
而○遂○不○難○以○彼○婦○爲○市○也○乃○訊○質○之○際○猶○忿○忿○以○
守○道○封○屋○言○恐○王○氏○者○已○爲○繼○英○貯○屋○之○嬌○而○俊○
卿○終○亦○止○於○誰○屋○矣○王○繼○英○徐○俊○卿○朋○比○爲○姦○合○
各○杖○治○仍○押○俊○卿○與○王○氏○遠○徙○若○繼○英○踵○門○而○告○

乎○常○以○杖○叩○其○脛○耳○無○日○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

一件估姦事

審○得○沈○良○與○馮○思○皆○羅○雲○婿○也○夫○婦○人○皆○愛○其○少○
子○而○雲○獨○愛○其○長○女○彼○何○愛○於○長○女○而○體○之○致○以○
長○女○媿○而○配○一○慧○且○姣○之○良○又○何○不○愛○于○次○女○而○
苦○之○致○以○次○女○艾○而○配○一○魯○且○陋○之○思○乎○豈○是○天○
公○錯○配○實○亦○大○人○誤○相○此○良○與○思○妻○所○以○尤○難○爲○
情○也○一○則○兩○相○妬○良○曰○吾○不○及○思○彼○有○妻○佳○思○妻○
亦○曰○吾○不○及○姊○彼○有○婿○佳○一○則○兩○相○羨○良○曰○若○得○

妻如思妻吾無恨思妻亦曰若得婿如姊婿吾無恨噫兩人情痴哉聞娶美婦而讓兄不聞適佳婿而讓妹若云二女女焉則二者不可得兼况羅敷自有夫雖然陋如之何迨良妻以不得于夫鬱鬱致墮而一夫一妹其哀而不傷可知也吾得問矣于是乘思備外入伊家私媾夫思固陶人也是真土偶耳若良之治絲爲業者亦氓之蚩蚩非來貿絲乎本是雁行忽作貫魚吾不知誰爲號國之新寡而忽以譚公私邢姨以若

所爲詎止。曰吾姨也。止而見之。此思佔姦之控。所繇來也。彼思妻嬌。嗔頓發。遁入尼菴。何爲乎。恐問渡。沈郎又舍桃源而走蓮池矣。合杖治良并的。決思妻以戒朋淫。今而後。乃知生妹妹之未可權充。死姐姐而大姨夫之未可遽作小姨夫也。

一件抄殺事

審得佛家輪迴果報之說。渺若捕風。而獨於侯于京宋高陽一案。則又如券。夫高陽有妻陳氏。旣訣妻爲僧。而倪氏亦有夫子京。則訣夫爲尼。誰爲拈

喝忽作鉢持。若以同志同道相逢。雲水間當欣然。曰。必有我師焉。彼于京陳氏之。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結歡伉儷者。何巧姿也。無乃于京之言曰。吾婦女僧也。非僧婦不婦。無乃陳氏之言又曰。吾夫僧也。非女僧夫不夫。巫山有緣。翻借筏寶刹。亦一奇也。雖然。彼于京婦與陳氏夫故在。若餘情未歇。常拒敲門于月下耳。曰。否。否。渠僧尼也。何情而不。知兩人之多情更甚。則高陽又以易內故事。私姦倪氏是噫。若忘佛有戒耶。但知出爾反爾。曷不云。

戒○之○戒○之○耶○無○乃○以○禿○翁○覓○梵○嫂○非○黑○衣○同○着○不
爲○好○速○乎○抑○媚○娘○尼○而○懷○義○僧○是○因○非○俑○君○何○尤
焉○雖○然○二○小○兒○登○肩○又○奈○何○不○聞○和○尚○樂○爾○妻○孥
或○羨○火○居○道○士○亦○比○例○陳○情○耳○今○廷○質○時○僧○尼○諱
然○固○笑○柄○亦○怪○事○也○然○何○怪○夫○于○京○妻○高○陽○妻○則
高○陽○亦○婦○于○京○婦○彼○佛○家○輪○迴○果○報○之○說○無○乃○應
爾○然○其○如○僧○尼○何○也○以○空○門○清○淨○地○而○如○鼓○瑟○琴
乃○依○我○磬○聲○耶○師○乎○師○乎○地○獄○之○設○正○爲○是○人○矣
合○將○宋○高○陽○倪○氏○各○杖○以○傲○仍○斷○令○遺○俗○另○擇○所

配謂律不妻淫云耳。雖然于京固使君有婦而倪氏亦羅敷有夫無向故道而覓新婚也。

一件姦阱事

審得張樟僕章文華之以投井死，則婦徐氏爲禍水也。夫徐氏以青年艾婦依依主側，然其主一頽然老翁耳。彼氏何愛于老翁，而以一枝矜艷者，偏向寒鴉之枯木而問棲無乃？徐娘雖老，猶尚多情。而此婦故不欲以少憎老乎？雖然渠夫文華在夫婢爲無主之間，花故僅以修容起娘妬而婦爲有。

定○之○比○鴛○故○尤○以○呈○身○觸○夫○嗔○然○此○爲○常○情○言○也○
惟○有○性○與○人○殊○之○僕○則○專○以○妻○爲○鈞○主○狐○媚○而○始○
奇○貨○繼○長○城○良○田○美○肆○惟○伊○蚕○漁○或○告○主○人○主○人○
不○問○夫○主○人○姑○息○則○主○婦○嗔○怪○檜○妻○陸○氏○之○內○諱○
不○過○風○霆○起○於○雲○雨○耳○若○文○華○弗○怙○婦○寵○小○心○翼○
翼○則○猶○可○及○止○也○奈○何○獅○吼○有○聲○而○蠖○屈○無○態○其○
者○弩○目○反○唇○如○抗○儕○輩○小○杖○受○而○大○杖○走○、○將○何○
所○且○爲○禮○者○已○茫○然○于○拄○杖○之○落○手○矣○文○華○倉○皇○
入○井○夫○豈○得○已○嗟○乎○徐○氏○安○在○獨○不○念○井○有○人○焉○

其從之也。此雖不得以胭脂井名，亦不至以辱井呼。猶幸哉。張橙壺政不肅，因姦起釁，恐難遁其辭。曰：吾老矣，合量加罰治。徐氏合聽官賣夫，亦曰禍種尚在，無子謂之姑徐。云耳。若文華井中一屍，合令伊兄文榮領瘞，出從而掩之。今而後乃知今兄之勝昔弟也。

一件首好事

審得婦人之以淫聞也。惟艾氏差可原。蓋緣伊夫倪成坐殿死人命擬辟，噫若家是獄矣。一朝之忿。

忘其身。以及其妻。則一切饘粥之需。非艾氏。誰任。然夫家之舅姑伯叔。無已家之父母兄弟。亦無若嫁人乎。則夫餒若潔已乎。則已與夫俱餒。於是點石無方。而逐水有意。此里人周全。所以私其妻。并飼其夫也。敢云有酒食。夫子饌。食粟而已。豈是買笑追歡。猶自含羞抱恨。胡全族弟周黨。又涎艾氏艾。而謬希朋姦艾氏之拒。非曰從一不得已也。其可再乎。而若何爲黨者。又以首姦控也。今召艾氏廷質。則兩淚垂頰。若不勝情。謂恩莫深于夫婦。而

痛莫切於飢寒。嫁人不可潔已不能直。是心苦以
致身辱耳。時問官聞言亦慘然色動。謂艾氏處此
奈何。若使成以穢飽之蟻。輒忽化爲潔飢之玄蟬。
義也非情也。則請此婦比例。書其事於衣。以持沿
門一鉢。夫乞之爲名賢於淫。是或一道也。周全情
多於義。周黨憐奪於妬。應分別杖治。艾氏已經薄
懲。合免的決。今而後。願氏之盼煌而乞者。弗及全
門也。望望然去之。又顧而之他。